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

祭義

義者言所以祭之義理也篇中即祭以明孝弟敬讓之義至為詳切蓋人事之本末人道之始終備於是矣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此言孝子感時設祭之義也禘陳注作禴伏氏趙氏讀如字悽愴悲傷貌怵惕驚動貌祭必有時不欲先時而數數則其事煩煩則涉於不敬亦不欲後時而疏疏則其事怠怠則近於遺忘是故君子之祭也合於天時之序而春禘秋嘗霜露既降萬物感陰而衰

而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者悲亡者之愈遠而非其寒之謂也春則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而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者如往者之復還而將日見之也惟歡樂以迎其來悲哀以送其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者以此案鄭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孔疏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郝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吳氏澄曰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四時皆不用樂此蓋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

知所據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此言將祭之義也致齊如祭統心不茍慮之類於內就齊所也散齊如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聽樂之類於外未就齊所也五其字皆指親而言祭必先致齊三日於內散齊七日於外當齊之日則思其居處之所安思其笑語之所形思其志意之所向思其所

樂之事思其所愛之物齊至三日乃怳然而見其所為齊者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案鄭注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孔子亦言祭思敬程子說不如注義之平實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此言正祭之義也僾然彷彿貌肅然儆惕貌愾然感

慨貌當祭之日始入廟室則僾然而必有見於神位及薦饌而周還出戶則肅然而必有聞乎其舉動容止之聲既出戶而傾耳以聽則慨然而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蓋孝子聚一已之精神而因以聚祖考之精神本有通一而不二者其必有見必有聞是誠之不可揜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此覆言孝子念親之誠以結上意也慤專謹也是故先王之孝其親也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之時親之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時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之時此豈可以勉為哉惟心於親而極其愛則亡者以存極其慤則微者以著著存既不忘乎心則念念在茲夫安得而不敬乎君子之於親生則敬其養死則敬其享者凡以思終身而

弗至或貽以辱也寀君子之孝本於思思在親身者極追慕之誠思在已身者盡全歸之理而皆不外於一敬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此申言君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也忌日親亡之日也夫日猶此日也君子之於親喪不過三年而又有終身之喪者則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為他事非以為

不祥而避之言此日感念其親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為至而不敢盡心於已之私事也案子於忌日當以喪禮處之故為終身之喪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此言孝子祭祀冀其親歆饗之義也盎盎齊也勿勿猶

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天子祭帝人子祭親禮之常也唯聖人為能郊焉而饗帝孝子為能廟焉而饗親其所以饗者以其心鄉乎帝與親也必心鄉之然後能致其來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誠有無閒於幽明者其為主祭則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其為助祭則有卿大夫以相君命婦以相夫人齊齊乎外有整肅之儀也愉愉乎內有和順之實也勿勿然內外兼盡欲其饗此薦獻之饌也孔氏

疏曰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項氏安世曰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此言文王之能饗親也稱諱者宗廟之禮上不諱下

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謂將旦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昔文王之祭也事死者一如事生思死者直如不欲獨生遇忌日則必哀聞稱諱則如見其親祀之而務盡其心也如見親之所愛真有欲之之色然其唯文王能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文王之謂也文王不特忠於方祭而已於祭之明日而繹更有明發不寐者於親旣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明日且然矧於正祭故祭之

曰樂與哀各參其半饗之必樂爲喜其來已至必哀
爲悲其往也案如欲色然家語作思之深如見親之
所愛祭欲見親顔色者其惟文王乎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
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
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此言孔子之能饗親也嘗秋祭也趨趨行步廹狹也濟濟衆盛貌漆漆光澤貌若及也仲尼於嘗之祭奉所薦而進於尸其親執事也容極專慤其行步也促促而頻數祭畢而子貢問曰昔者子之言祭宜濟濟漆漆然今觀子之祭而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是處已於疏遠也漆漆者容也是自反以

脩整也容之疏遠及自反以脩整皆文過其質者也夫何神明之及交我之自祭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昔所言者蓋謂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於室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薦籩薦豆與牲體之俎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思念慌惚之有乎夫人之立言因人因事豈止一端而巳夫固各有所主也濟濟漆漆乃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其

不可執一而論也明矣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此言孝子誠以享親也比時當行禮時也具物陳設器皿之屬孝子於將祭時必有當為之事則慮之不可以不豫及方祭時必有陳設之物則具之不可以不備而又必湛然純一虛其中以治之蓋惟心無事而後可以慮事心無物而後可以備物也夫虛中者

敬之至也程子所謂有主則虛是也主於敬而事與
物乃非虛器矣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
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
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
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
饗之孝子之志也
此承上而言孝子祭盡其誠也兩奉承而進之上言

主祭者下言助祭者諭告也孝子虚中以治而事豫物備則宫室之既脩牆屋之既設百物之既備而祭可行矣於是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祭物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有重而弗能勝如將失之者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然助祭者或有不恭則吾之孝敬猶為未至又必於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之時皆奉承祭物而進之於是祝以孝告達其志意冀以其慌焉惚焉者以與神明交而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此孝子之志也輔氏廣曰洞洞言其内之直而無蔽也屬屬言其誠之弗息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此極言孝子享親之誠也孝子之祭也内志盡故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外物亦盡故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舉無過失焉進退必主於敬如親聆

父母之命而或有所使然者此所謂如在之誠也葉氏夢得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此言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也固猶質陋也孝子之祭有可望而知者其待事而立也則敬以形其磬折之容其從事而進也則敬以逞其怡悅之色其奉物而薦也則敬以致其欲享之意少退而立如將受命於其前已徹而退敬齊之色猶不絕於其面自始至終如此此孝子之祭也若夫立而不詘是其固也進而不愉是其疏也薦而不欲是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是其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是念不

存親而忘本也如是而祭迹是而情非其实之也多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此因祭而推言孝敬之義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睟之氣有和氣者必有愉悦之色有愉色者必有婉順之容孝子如執玉之恭如奉盈之慎洞洞屬屬

然如弗能勝如將失之斯愛與敬交至者也若夫嚴威儼恪則敬過於愛而非所以事親也乃成人盡飾之道也鄭注云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吳氏澄曰以上皆言祭之義此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生事死祭一皆如此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

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此因論孝而推言之而又特明孝弟之重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其教有五曰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乃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夫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所以貴有德者何為德之近於道也臨

我者有君所以貴貴為貴之近於君也生我者有親所以貴老為老之近於親也先我者有兄所以敬長為長之近於兄也承我者有子所以慈幼為幼之近於子也是故至孝之仁近乎王至弟之義近乎霸惟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以孝事其父惟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以弟事其兄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所以統領乎天下國家而俾之率循乎孝弟也案敬長義也霸者以義尊王者也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此承上而言孝弟之為本教也睦和厚也錯與措通孔子曰人君雖無所不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立愛自親始所以教民睦也人君雖無所不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立敬自長始所以教民順也教以慈睦則

民興孝而貴有其親教以敬長則民興弟而貴用其命誠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由是錯諸天下而無所不行固其宜矣馬氏曰此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孝經所謂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皆天子之事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

腥而退敬之至也

此言郊與廟祭之致其敬也穆謂子也君為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可知麗猶繫也郊之祭也為吉禮大事故有喪者不敢以哭凶服者不敢以入國門此人君所為敬之至也廟祭之日君迎牲而親牽以入穆對君共牽卿大夫以次而佐幣以從既入廟門以牲紖麗於中庭之碑孔將殺則卿大夫袒而取毛於牛以告全尚耳以主聽用鸞刀刲取膟膋以升臭人

君乃於是而暫退至於湯爓有祭與祭其腥則朝踐

之禮終而退矣此人君所為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此言郊祭之禮與時也萬物本乎天郊之祭所以大

報天生物之功也天以日月為用故主日而配以月

此三代所同也祭天之時則夏后氏尚黑於日入而

祭其闇殷人尚白於日中而祭其陽周人尚赤祭日

於昧爽之初以朝及闇其不同者如此案此言及闇
與禮器逮闇同義劉氏謂先日欲以之初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
月於西以別外内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
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此詳言祭日月之義也位謂陰陽之位先王祭日於
王宫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壇顯坎隱以别幽
明壇高坎深以制上下也祭日之壇必於東方祭月

之坎必於西方何也出東入西以別外內東陽西陰以端其位凡以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故也夫陽饒而陰乏之一長一短終始相巡而未嘗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而生成萬物此日月所以當祭也孔氏疏曰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

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此因祭義而推言禮教之所及也微猶少也天下之禮有郊廟以致反始也有羣祀以致鬼神也有備物以致和用也辨名分以致義也崇撙節以致讓也致反始所以知本而厚為報也致鬼神所以嚴敬而尊上也致物用所以明等列而立人紀也致義則上下胥安而無悖逆矣致讓所以去爭也人君苟能合此

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將見禮達而教成雖有奇邪不從治之人則已少矣案鄭注因祭之義汎說禮也劉氏彝專以郊言謂天者人之始是致反始也尊祖配天是致鬼神也郊焉而天神格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也父母乎天地兄姊乎日月所以致人倫之義也聖人澤被天下必嚴郊祀而讓德於天所以致讓也承上文而申言饗帝之義於經義尤融貫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此言鬼神之名以及其教也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請夫子一明示之子曰鬼神不外於吾身氣也者屬乎陽而主動是神之盛也魄也者屬乎陰而主靜是鬼之盛也即吾身之氣與魄而可以知鬼神之情狀是故先王合鬼與神而制為祭祀之禮郊廟之典隆而仁孝之德盡所以為教之至也

案此言氣與魄與大傳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同義

造化之鬼神不可知即以吾身之鬼神而知之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

以畏萬民以服

此言鬼神之所由名也陰言依蔭於地中而為土壤

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凡衆之生必有死

死必歸於土以其歸也故謂之鬼骨肉既斃於下陰
而為野土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朗
然而昭明或衮然而焄蒿或肅然而悽愴此百物之
精爽所為而即神之顯著也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
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命之曰鬼神以為民之法
則故百衆以此知畏萬民以此知服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
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

且速也

此言聖人為鬼神立宗廟之事也聖人以尊名鬼神為未足以致其實也於是乎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其親疏遠邇而多少隆殺之數因之所以教民反之於昔而復其始不忘此身之所由生也惟制禮緣於人情宜乎衆民之服從自此故莫不由之而聽且速也案始謂受氣之始由生謂形之所由生孔氏疏以先祖為古父母為始者似非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此詳言宗廟之祭也祭以質明行事故曰朝事羶膟膋也薌黍稷也見現同猶著也羞進也殽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見閒合讀為覸雜也俠夾也甒瓦尊也鬼神之二端既立於是報以朝踐饋食之二禮以朝踐言之則建設質明所行之事焚膟膋黍稷

於爐炭而合之以蕭使其光上見蓋以魂氣歸於天
故尚臭以求諸陽而以報氣也此正以教民反始也
以饋食言之則薦以黍稷進以肝肺首心雜以兩甒
醴酒又加以初祭之鬱鬯蓋以形魄歸於地故尚味
以求諸陰而以報魄也此以人道祭之而教民相愛
故告慈告孝而上下皆用其情所以為禮之極至也
案報氣以氣報魄以實此陰陽之義鬱鬯當在先而
列於後者依類言之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申言反古復始以起下文也君子惟反古復始不忘其身所由生也是以内而致其敬發其情又竭力從事於外以上報其親不敢有所弗盡也案報其親即報氣報魄之謂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

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此言耕藉之禮也紘繫冕為固者先古先祖也惟報親必竭其力是故昔者天子為藉田千畝必冕而朱紘躬自秉耒而為三推之耕諸侯為藉田百畝必冕而青紘躬自秉耒而為九推之耕蓋將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凡為醴酪齊盛皆於是乎取之此敬之至也陳氏祥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也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也方氏慤曰天地指

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此言養牲之禮也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牛人充人之類躬親也言朝者敬辭也牛羊豕曰牲朔月月朔也古者天子諸侯平時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將祭

必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凡色純之犧體完之牷可中祭牲者皆於是乎取之此敬之至也由是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者而卜之吉然後繫於牢而養之君服皮弁之服素積之裳於朔月月半而巡視其牲此所以致力而為孝之至也孔氏疏曰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此言親蠶之禮也七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也外

閉戶扇在外而閉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之朔旦也三宮在天子則為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戾至也風至則桑乾可以食蠶也單盡也去歲蠶成迄今朞歲故云歲單也副之言覆首飾所以覆首也褘褘衣也禮之禮獻繭者也三盆手者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淹之而振出其緒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家之桑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以便於浴種高仞有三尺置棘於牆上而外閉之及

季春月朔君服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之入蠶於蠶室奉種以浴於川采桑於公桑俟風至葉乾乃取以食之及三月之盡則自去歲蠶成以至於今歲既畢矣於是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而告其成功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之祭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用少牢以禮之凡古之獻繭者其皆用此與及吉日夫人繅繭為絲則三次于盆以手振出其緒遂分布於三宫夫人及世婦之吉

者使繅以終事遂從而朱綠之元黃之備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乃服以祀先王先公此敬之至也案孔子告宰我之言止此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一

祭義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因祭而推言禮樂之義也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此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也曾子曰孝之等有三大孝必尊親之至其次期於弗辱

其下貴於能養分不同而心之自盡焉一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若夫子者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君子之所謂孝者必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後蓋非茍順焉而已惟務有以諭之於道而後即安至如參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案為子者諭父母於道如為臣者格君心之非此忠孝之至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此言孝之在於能敬也遂猶成也曾子曰人之有是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所行為父母之遺體而求其弗辱庸敢不敬乎夫敬無所不在如於居處而有不莊非孝也於事君而有不忠非孝也於涖官而有不敬非孝也於朋友而有不信非孝也於戰陳而

或無勇非孝也五者一有不遂且將烖及於親而敢不敬乎案此言戰陳無勇與諭父母於道同意是故從親之令非所以為孝不惟其是而苟以自全亦非所謂守身者也

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推極不辱之義而見能養之為小也羶𦎟屬鄉穀屬稱頤口稱而心頤也然語辭衆之本教言孝為教衆之本即孝經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為人子者若但亨孰羶鄉之味先嘗而薦之非遂可為孝也是養也夫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必其行成

於内國人咸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誠所謂孝也已夫國人稱願咸有觀感興起之心可見衆之本教曰孝其用於事親則曰養養猶可能也敬其親為難敬猶可能也安於敬為難安猶可能也久於敬而有終為難雖父母既沒必慎行其身不至遺父母以惡名是則可謂能終而孝道盡矣夫孝為德之本而無所不統仁者仁此孝者也禮者履此孝者也義者宜此孝者也信者信此孝者也強者強此孝者也樂自

順此而致和以生刑自反此而得罪以作人其可不務孝乎案仁禮義信強皆性之德也而未有不原於孝者異氏無親則其本撥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言孝道之大亦上文本教之意也放至準式也詩

文王有聲之篇曾子曰夫孝之道大矣置之則窮高厚而塞乎天地溥之則極廣遠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則悠久無疆而無閒於朝夕是以得乎人心之所同然則推而放諸四海而人莫不以為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孝治天下之謂也案放之而準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中庸言脩道之教必稱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者以此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

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此申上仁者仁此之意也曾子曰仁本於孝故樹木必以時伐焉禽獸必以時殺焉夫子嘗曰斷一樹殺一獸而有不以其時即非孝也寔孝為仁之實仁主於愛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是故聖人以孝治天下而有餘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

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此亦曾子之言即上孝有三之意也勞猶功也孝之等有三小孝則能養而用力中孝則弗辱而用勞大孝則尊親而不匱常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巳之勞可謂用力矣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及物而令名歸親可謂用勞矣博施於民備物以祭而孝思無窮可

謂不匱矣至於心所自盡人人皆同如父母或愛之則喜而不能忘父母或惡之則懼而無敢怨父母或有過則諫而不敢逆迨父母既沒又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則能以禮終事其親者也案孝有大小猶云大德小德也孔疏以天子至庶人分位言之未是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此申言慎行其身之意也無人為大即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頃當作跬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道謂正路徑謂邪徑游謂浮水音樂正子春下堂而偶傷其足既數月不出而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已瘳矣乃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矣夫如爾之問也善矣夫如爾之問也吾之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者有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如人為最大蓋吾身受性於天地而受形於

父母父母既全而生之而子能全而歸之斯可謂孝矣體爲親之遺而能不虧其體身爲親之枝而能不辱其身斯可謂全矣故君子雖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傷足則已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夫孝者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唯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焉而不徑舟焉而不游有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於危殆之地者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其口忿言不

反於其身有不至於辱其身而羞其親者如此則可謂之孝矣案不虧體所以全形不辱身所以全性曾子之孝體其受而歸全易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此因孝親而言弟長之義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

也貴親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也昔者有虞氏之所貴者德而所尚則在齒夏后氏之所貴者爵而所尚則在齒殷人之所貴者富而所尚則在齒周人之所貴者親而所尚則在齒夫虞夏殷周皆天下之盛王也而未有遺年者可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以其次乎事親而弟實孝之推故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

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此言弟道無往不達而天下化成也併竝行錯鴈行

隨隨行四丘爲甸六十四井也君田獵則起其民爲

卒徒故曰甸徒春田為搜冬獵為狩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尚齒之教通行於天下而倡始於朝廷是故朝廷之所重在爵爵同則以齒為序七十者立而據杖於朝君有問則為布席而使坐八十者君揖即退不待朝事之畢君有問則就於其家而弟達乎朝廷矣少者與長者同行肩相倚而不竝兄事之則錯而少差父事之則隨而在後途中若見老者無論乘車與徒步必避之以致敬斑白者皆有少者以代勞不以

其任而行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惟以齒爲尚即老而窮者亦所不遺強不至於犯弱衆不至於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者不爲甸徒所以惜其力田獵分禽長多於幼所以厚其恩而弟達乎蒐狩矣軍旅之興以爵相統什伍之爵同則以齒爲序而弟達乎軍旅矣夫孝弟之爲教其發始乎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蒐狩脩乎軍旅者如此是以衆著於孝弟之義守死不變而弗敢以干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廣明孝弟之道以起下文也先王行禮宗祀嚴父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追本始而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尊高年而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崇道德而教諸侯之德也耕藉以

供粢盛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以來羣后所以教諸侯之臣也此五者乃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此申言教弟之義也天子之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也始則親袒割牲以為俎實繼則親執醬以饋熟食畢

又親執爵以酳口且又端冕而總持干盾親立於舞位以侑食此所以尚齒而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咸知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其俗化之成蓋皆由大學来者也天子設立四學以教人當入學之時雖大子亦必循少長之序而有不敢以貴加人者案周立四學鄭氏謂是四郊之虞庠方氏愨謂是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陸氏佃謂四學并其中學而五南為

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而辟雍則居中

陸氏近是但辟雍宜居南成均宜居中耳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此即巡守以明尚齒之禮也天子巡守之時諸侯遠迎而待於竟天子必先見百年者若八十九十者東行則西行者弗敢徑過西行則東行者弗敢徑過而

必往見之如欲言政者君就其家而問之可也夫天子至尊巡狩大典猶曲盡尊年之禮若此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此即鄉飲以明尚齒之禮也壹命謂王朝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再命謂王朝之中士公侯伯之卿齒謂以年次坐立也鄉飲酒之禮壹命尚卑故

序齒於鄉里再命稍尊但序齒於族人三命已尊則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不得與之序齒然序進之時族有七十者則必先入而有所不敢先益齒至七十而致仕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先與之揖讓而後及於在位有爵者即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案鄭注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此歷言讓善於所尊以明敬順之道也薦進也本者推而本之也存猶歸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謙讓為貴天子為天所命有善必讓德於天諸侯為天子所命有善必歸諸天子卿大夫為諸侯所命有善必薦於諸侯士庶人乃父母長老之所教有善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其有祿爵慶賞必賜之於宗廟凡皆

以示民順也案示順者不忘所自而弗敢專蓋亦孝
之德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
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此申言天子之讓善也建者立於此而參於彼也易
上謂易書下是官名即大卜也昔者聖人明於陰陽
天地之情而作易以垂教占易者抱龜而立於南面

天子袞冕而立於北面雖自有明知之心必進而斷其志焉蓋示人以不敢自專所以尊天也卜吉為善善則稱人不吉為過過則稱巳所以教人不自矜伐且尊敬賢人也案易以道陰陽而云抱龜者兼言卜筮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

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将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将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此覆言孝子享親之極其誠也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而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術述也孝子若将祭祀則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而於以具其服物脩其宮室治其前後之百事及祭之日則顔色必温行步必恐如親之将来而懼不及致其愛者然其

奠之也則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親之既来欲有所語而未之發者然助祭者皆出則其立卑静以正如親之將往而弗及見者然及祭之後猶且陶陶遂遂如親之既往而將復入然是惟慤善不違乎身耳目不違乎心思慮不違乎親其天性之愛結諸心形諸色而每事述而省之正孝子事親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此言尊神親祖之義也神無方人位之而有方故曰

建天子諸侯建國之神位其方所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右則為社稷而左則為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二

祭統

祭統是不專主於法與義統而論之之謂陳氏祥道謂是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而見其始末此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

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此言祭之於禮為最重也凡治人之道其事多端而莫急於禮禮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經而莫重於吉禮之祭夫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於其心者也心有所怵然感動而後奉物以為禮是故唯賢者為能情文兼至而盡乎祭之義也案心怵即悽愴怵惕之意乃所謂生於心者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此申言賢者能盡祭之義也明猶潔也賢者之於祭也必受其福而非世俗所謂福也福者蓋云備也備

者凡百順理之名也必無所不順而後謂之備言乎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如忠臣所以事其君孝子所以事其親本於順者一也上則順鬼神而無疑外則順於君長而無拂內則孝於親而無違如此而後謂之備唯賢者能備於未祭之先然後能祭於旣備之後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內先自盡焉於是奉之以犧牲粢盛之物道之以升降酌獻之禮安之以鐘鼓琴瑟之樂參之以春夏秋冬之

時凡以明薦吾之誠敬而已而有不敢藉以求福者此乃孝子之心也案必受其福如詩所謂自求多福也一理之感應而孝子無容心焉故又曰不求其為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此言祭之主於繼孝也祭也者乃孝子之於親所以追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孝者言乎畜也必順於道不逆於倫夫是之謂畜案劉氏訓畜為藏謂追養繼

孝中心藏之而不忘也應氏鏞作畜聚解謂内順於道則愛親之心畜聚之者深外不逆於倫則事親之禮畜聚之者備也玩孝者四句為大概之辭宜從後解為是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道三焉生則養没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此言孝子事親之道也惟孝無終極是故孝子之事

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没則喪喪畢則祭養非徒口體而必觀其順也喪非徒衰絰而必觀其哀也祭非徒薦獻而必觀其敬與時也能盡此三道者乃孝子之行也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

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此言備官而祭盡物盡志之道也玉女美辭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水草芹茆之屬陸產兎雁之屬八簋之實謂稻粱之屬昆蟲以陰蟄以陽出如蜩范之屬草木以陰枯以陽榮如榛栗之屬孝子之祭既内而自盡又必外而求助則昬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玆敝邑以事宗廟社稷此正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而後助祭者從焉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以執事而事以具物是故官備則具備若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小物備矣若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若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於親者莫不皆在以示其盡祭之物也外則盡其物內則盡其志此祭者無有窮已之心也案三

牲八簋而外多言籩豆之實者内官所薦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此言君后於未祭時躬親之敬也純絲也祭必夫婦親之是故天子則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則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則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則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夫天子諸侯非無人為之耕也王后夫人非無人為之蠶也凡以身致其誠信惟誠信斯謂之盡盡斯謂之敬敬盡而後可以事神明此乃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茍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茍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此言君子致齊之敬也物猶事也訖止也及時而將祭則君子乃齊齊之為言所以齊之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所

致其恭敬則不齊不齊則於物之外入者不必過防也耆欲之内萌者不必盡止也及其有此而將齊也必防其邪物訖其耆欲恐心有他用而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聲音散其志也心不苟慮而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而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又致齊三日以齊之既定且齊斯謂之齊齊也者精明之至而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案君子之學敬義夾

持間不容息此謂不齊則於物無防者欲無止非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此言君夫人於行祭時躬親之敬也宫宰守宫之官

宿讀為肅猶戒也圭瓚璋瓚皆祼器以圭璋為柄芻藁也所以藉牲宗婦同宗之婦涚水即盎齊盎齊濁以清酒涚之故言涚又尊有明水故兼言水也羞進嚌嘗也謂尸所嚌嘗之肺也先祭之期旬有一日宮宰致戒於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猶之乎君焉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既辨其位然後聯其事於祭日而會於大祖之廟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其酌鬱鬯以降神之時君執圭瓚

祼尸以行初獻大宗伯代夫人執璋瓚以行亞獻及迎牲君執紖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以從宗婦剝執盎而奠於位從夫人以薦涚水至君執鸞刀以割所羞之嚌肺夫人則薦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也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君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此言人君於祭時親在舞位之義也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及祭而入舞之時君必親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爲東上戴冕而總持干盾率其羣臣以樂乎皇尸所以然者以事親莫大於得人之歡心是故天子有天下其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有國其祭也與竟内樂之必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者正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此言祭以盡志為本也升歌工升堂而歌也武宿夜武曲名武王伐紂停宿商郊士卒歡舞以達旦因名焉即大武之樂也周道猶周之禮假於外者祼則假

於鬰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夫祭禮有
三重焉獻之屬以降神則莫重於裸聲之所貴則莫
重於升歌舞以象成則莫重於武宿夜此周之道也
凡三道者所以假物於外而以輔益君子之志也故
志以為本而物與之為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
重若輕其志而徒求外之重也雖聖人亦弗能得也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其誠敬所以明内志之
重也由是道之以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此則

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此言餕禮之有關於政也夫祭之有餕乃所以卒成祭事而不可不知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必如始餕其是已古之君子曰即尸之飲食亦餕鬼神之餘也是餕實為施惠之法而於此可以觀為政矣孔氏疏

曰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

此申言餕之為惠術也謖猶起也不言起者神之也

進當作餕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餕以四簋黍者畱其二為陽厭也簋盛黍稷舉黍而稷可知惟餕為惠術是故尸謖則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則大夫六人餕是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則士八人餕是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則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執事之官餕而後徹之是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為道每變而益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欲其辨興施惠之象而示其均也是故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正欲

見其行此惠於廟中也神惠之徧於廟中猶君惠之徧於竟内是廟中者竟内之象也案君卿大夫總言臣餕君之餕者君事尸如君則君亦為臣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此申言祭之可以觀政也夫人猶言人人下流猶言

下位餕興施惠之象是祭者神不獨饗之而使人餕之乃恩澤之大者也是故上若有大澤則惠必及下但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以自私而使其下猶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人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於己也葢由餕之無不徧及而見之矣

故曰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

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此言祭為教之本也為物猶為禮也與物猶具物也夫祭之為物可謂大矣其與物可謂備矣由於順以為倫者也是祭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教子孫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足以為表率而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足以為觀感而子孫順孝誠能盡為君為子之道端

為君為子之義而教於是乎生焉蓋君子之教莫先於忠孝而教所由生則必在上者有以率之故曰盡其道端其義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此推言教本之義也教必本於身是故君子之事君

也必身體道義而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之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之事上若以非諸人者行諸己則不恕而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而推之所以為順之至也今祭之順以備非是之謂與教由順生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此言祭禮寓義之深以顯其為教之本也倫猶義也君子之祭凡有十倫寓於禮文之中而皆可依類而知其意則有如事鬼神之道君臣之義父子之倫貴賤之等親疏之殺爵賞之施夫婦之别政事之均長幼之序上下之際胥於是而可見焉夫是之謂十倫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

之道也

此詳言事鬼神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者考妣一几曰同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鬼神之精氣無閑而歆享無方所以鋪筵而設同几者為欲神之憑依乎此也既詔祝於室而又索祭於祊此皆致其精禋而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此詳言君臣之義也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曰輕尸正以別相似之嫌也蓋尸本是臣而有君象焉在廟門外則猶疑是臣及在廟中則全乎其為君君在廟門外則猶疑是君及入廟門則全乎其為臣并全乎其為子是故不出門而迎尸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案鄭注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蓋以君而迎尸嫌於以君而迎臣故不出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此詳言父子之倫也子行猶子列也夫祭之道立孫以為王父尸是所使為尸者於主祭者子行也父乃北面而事之所以自修子職而明子事父之道此父子之倫也槩古者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程子曰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

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方氏慤曰十倫皆倫也獨父子言倫者祭之倫本於父子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此詳言貴賤之等也凡祭祼鬯二獻尸奠而不飲君夫人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君酳尸是合而為五也自後夫人酳尸賓長獻尸通前尸凡飲七也自後長

賔及長兄弟更爲加爵通前尸凡飲九也玉爵瑤爵謂一升之爵散爵即五升之散上公之祭尸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尸飲七則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則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此所以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此詳言親疏之殺也夫大祫之祭唯大祖之位東向羣廟之主入於大廟有居北墉下南向而為昭者子孫在昭列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向而為穆者子孫在穆列亦名曰穆是所以別父子之行而世有遠近齒有長幼情有親疏因以各得其序而無亂也故有事於大廟凡子孫之為昭為穆者咸在於此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孔氏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

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此詳言爵賞之施也一獻即尸飲五君獻卿之時史掌書者策以書其所命之事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古者明君將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之於大廟者

示不敢以自專也故祭之日禮行一獻則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之人北面史由君右執策書而命之為臣者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家廟蓋榮君命以告祖此其為爵賞之施也應氏鏞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此詳言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鐙豆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祭之時有異其位者君服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有異其處者夫人薦豆則執校其初執醴齊之人以豆授夫人則執鐙尸酢夫人則執爵之柄夫人受尸之酢則執爵之足即君夫人相授受亦不因襲其處相酢必更易其爵凡以明夫婦之別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此詳言政事之均也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脊脇臂臑之屬皆以顯而在前者為貴也祭必有俎凡為俎者必以骨為主骨有

貴賤殷人尚質則貴髀周人尚文則貴肩肩之所以貴於周凡以前之貴於後夫俎以事神而必須諸助祭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於下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至於重賤者不至於虛所以示均也夫惠均則不偏而政行政行則民悅而事成事成則積久而功立功立之所由立者不可不知其故也蓋須俎之時貴賤不遺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惟善爲政者能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此詳言長幼之序也凡祭畢賜助祭者以酒爵於同姓則在昭者為一列在穆者為一列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各自相旅於凡異姓之羣有司其受爵先後亦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衆尸飲而獻則序官旅酬而賜則序齒一主於義一主於恩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此詳言上下之際也煇周禮作韗韗磔皮革之官胞庖人翟敎羽舞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周則墨

者使守門夫祭之末有皇尸以俎畀於煇胞翟閽者乃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智足以見之仁愛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所餘畀其下者也煇者乃甲吏之賤者也胞者乃肉吏之賤者也翟者乃樂吏之賤者也閽者乃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同爲吏之至賤而皇尸又爲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祭餘畀之廟中者竟内之象是故明君在上則明仁兼至凡竟

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案上下之際如云自上下下蓋即惠之必均而究言之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此言時祭之名義也礿禘嘗烝說見王制凡祭有分舉於四時者於春曰礿於夏曰禘於秋曰嘗於冬曰烝惟四時之運行為二氣之翕闢是故礿禘亦陽義

也嘗烝亦陰義也陽常有餘及夏而始盛則禘者陽之盛也陰常不足至秋而已盛則嘗者陰之盛也故曰祭莫重於禘嘗而與郊社竝隆者此也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此言王者因祭而舉行之政也發公室出貨財也艾芟草也草艾草自可刈也墨五刑之輕者草刈草之

謂古者人君之政令與時偕行於禘也發爵以昭德賜服以顯庸是皆仁之屬而以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以賞功發秋政以致刑是皆義之屬而以順陰義也夫嘗亦刑賞並用而以為順乎陰者記有之矣曰嘗之日發公室盖因物之成以示賞也草艾則行墨刑若猶未發秋政則民弗敢以草盖因物之殘以行罰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

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此申言禘嘗之義大也王政之因乎禘嘗如此故曰

禘嘗之為義誠大矣乃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以不知也明其義以事親者君也能其事以助君者臣也不明其義則無以主祭而君人不全不能其事則無以助祭而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其報本反始之志而固有之德之發於外者也是故其德盛者則存之而其志厚其志厚者則發之而其義章其義章者則行之而其祭也必敬祭敬則上行下效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其親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

以致其敬不得已而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然雖使人而君不至於失其義者惟能明其義故也反是則德薄志輕而不免疑於其義以是求祭即身親涖之而欲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將何以為民父母矣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此即銘以明祭之意也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
者莫如銘鼎有銘何也銘者自成其名以稱揚先祖
之美而使明著於後世者也雖為先祖者莫不有美
焉亦莫不有惡焉而銘之義則稱美而不稱惡此孝
子孝孫之心所以唯恐不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
故銘惟賢者能之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
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此申言上節之義也論說譔録也祭器鼎彝之屬銘者所以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備於身功烈勲勞及於物慶賞聲名榮於時皆已列於天下因酌量而刻之祭器自成其名而以祀其先祖也夫能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也而已之名亦次焉以示順也明示後世

之子孫以示教也夫銘者壹有所稱而上與下皆得

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之祖又美其

為之之子孫誠以為之者惟其明故於先祖之美而

足以見之惟其仁故能使君之信而足以與之惟其

知故次列己名而足以利之斯可謂賢矣賢而謙謹

不伐抑可謂恭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

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此引孔悝之銘以證上文也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假至也周禮異姓之臣稱伯舅叔舅莊叔悝

七世祖孔達也成公名鄭立三年為晉所伐而奔楚反國後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獻公名衎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獻公奔齊成叔莊叔之孫名烝鉏文叔名圉悝父也興起也舊嗜欲者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為嗜欲也慶作卿辟君也烝彝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惟銘之所係者重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至於大廟公曰叔舅在昔乃祖莊叔實左右我成公當成公有難乃命

莊叔隨難於漢陽又就宫於宗周皆奔走不遑而圄
有厭射傳及後世更能開發右助乎獻公獻公爰命
成叔纂纘乃祖所服行之事乃考文叔興起其先世
舊時愛君憂國之心率作卿士躬恤衛國勤在公家
靡有夙夜之解民咸賴之而曰休哉公曰叔舅予與
女銘若即纂乃考所服行可矣悝拜稽首曰臣敢不
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以著於烝祭之彛鼎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棻衛莊公德悝之立己故因禘

祭而賜之銘既非義與亦非禮受記蓋節取之以示

鼎銘之法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此申結上意也勲在鼎彝是國有賢臣故足為國家之重古君子之為銘以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於

後世者也因以比次已名以重其國家所係之大如此然則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使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之弗傳是不仁也此三者皆君子之所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

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此承上銘德之意而推周公以示其極也康褒崇也昔者周公旦有勲勞著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之於天地是也内祭則大嘗禘之於祖宗是也夫大嘗禘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下而奏管而舞象武之事用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陳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褒崇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世世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之遠而又以重魯之國也案魯用天子之禮樂本屬僭上而記者每侈言之其殆漢儒之失與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三

經解

名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皇氏侃曰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録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言以經為教必有以防其失而得始深也知遠知上世久遠之事也絜不停汙也屬辭謂聯屬其策書之辭比事謂比合其所行之事孔子嘗言六經之道

同歸而各有所以為教者入其國而觀之則其教可知也若其為人也温柔敦厚乃是有得於詩教者以詩之教温潤優柔而不廹而其意畢歸於忠厚也疏通知遠乃是有得於書教者以書之教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也廣博易良乃是有得於樂教者以樂之教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也絜静精微乃是有得於易教者以易之教使人知吉凶悔吝庶幾於無過可以窮理而

盡性也恭儉莊敬乃是有得於禮教者以禮之教所以節文乎仁義而身心皆有所攝也屬辭比事乃是有得於春秋教者以春秋之教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知所勸戒也然有所得亦不能無所失故醇厚者未必深察則詩之失愚通達者未必篤實則書之失誣寬厚者或疏繩檢則樂之失奢沈深者或探冥茫則易之失賊儀文太勝則禮之失煩褒貶非公則春秋之失亂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又

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又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又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又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又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又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案詩書禮樂易春秋自孔子删定贊脩之後而其傳始廣韓宣子適魯乃得見易象春秋蓋易掌於太卜國史掌於史官皆未嘗列於學校此疑非夫子之言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此承上而言德之至者以明教本也道言也環指佩環佩指佩玉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臨天下曰天子天子者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成位乎中者也故德配天地有以範圍而不過兼利萬物有以曲成而不遺而且與日月合其明明之所照遠及四海而不遺乎微小所以致此者葢又由於養之之純其在朝廷而當有為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息而當無事則聽雅頌之音惟心中無時而不和樂故行步有環佩之聲升車有鸞和之音惟外貌無時而不莊敬故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由是百官法之而得其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即此德盛而養純上行下效之謂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此承上意以起下文也治民不可以無具有如發號施令便乎民而民說則謂之和上下皆以情相親則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自然得之則謂之信除去

天地之害以適事理之宜則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乃霸王所以制治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是徒善不足以為政功之成也其何日之有吳氏澄曰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此承上霸王之器而言禮也爲治者之以禮正其國也猶之乎以衡稱輕重也以繩墨裁曲直也以規矩爲方圜也故衡誠縣即不可欺之以輕重繩墨誠陳即不可欺之以曲直規矩誠設即不可欺之以方圜則君子而審乎禮其不可誣之以姦詐也必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

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此切言禮之善而引孔子之言以証之也隆以心言崇重之也由以跡言踐行之也方猶法也敬亦指心讓亦指行是故能隆禮由禮則持守禮法而謂之有方之士若不隆禮不由禮則逾越理法而謂之無方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惟敬且讓故以奉宗廟則尚嚴而敬其先以入朝廷則尚爵而貴賤有位以處

室家則尚親而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尚齒而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安以治正此之謂也桀有方言士無方言民者智愚之異也敬讓莫先於宗廟故首及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别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此廣明安上治民之義而見禮之不可不用也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坊亦作防惟治世莫善於禮是故朝覲之禮所以辨分而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申信而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致孝而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謹始而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以禁亂之所由生猶之坊以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其未亂人或以舊禮為無所用者有矣而不知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則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則必有亂患案禮禁亂之所由生是禁於未發也故曰以禮制心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申言禮之不可廢也若謂不至不荅之屬易緯通卦驗文故人情莫樂於夫婦若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必多矣序莫明於長幼若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必繁矣恩

莫厚於君父若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必衆矣分莫嚴於臣之事君若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必起矣故禮之為教化也隱於至微而其止邪也不待發然後禁而常於其未形使人日遷於善遠於惡而不自知是以先王隆重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即此去禮而亂患以生之謂也案上節先君臣是禮所由生此節先夫婦是禮所由始

哀公問

以篇首三字名篇哀公之問有二一為禮一為政聖人之對君也論禮而要之於行論政而歸之於身而因極言人道之始終蓋與中庸之答問政相表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昬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
尊敬然

此言禮之為大也哀公魯君名蔣節者事天地之時
與位與器各有節也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之大者果
何如而君子之言禮抑何其尊也孔子對曰某也小
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願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某聞
之民之所由生唯禮為大若非禮則祭祀失其宜而
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朝廷鄉黨失其序而

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家庭內外失其度而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是皆民所由生而一資於禮君子故以之為尊敬者如此案此於神之大祭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衍五以至於八則禮之重於天下有不必悉數而終者矣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

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此終言君子之尊敬於禮而為自治治人之道也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成事猶言成效雕鏤謂器物之飾文章黼黻謂服采之飾嗣者繼續之義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腊乾肉居節大戴禮作居處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君

子尊敬乎禮則能於禮矣然後推其所能以教百姓使有所遵守而不廢其行禮之期節待其率教而有成效然後治其器服若雕鏤文章黼黻而因以繼續其教於無窮又待其好禮而順上之心然後制為節文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將以慎終則言其喪算將以追遠則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於歲時以敬其祭祀以序其宗族而又躬行節儉以率先之是故安其居處惡衣服卑宮室車不用雕幾器不用刻

鏤食不用貳味取民有制而與之同利蓋昔之君子其行已及人所以行禮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此言禮教不行之故也實貨財也固謂取之力也午與迕同不以其所不問理之所在也公曰禮之宜行

如此今之君子胡為莫之行也孔子曰禮以恭敬撙節退讓為本而今之君子則好貨財而無厭有淫德而不倦荒怠傲慢取民務盡逆衆人之公心以伐有道逞一已之私欲而失定理惟昔之用民者由前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所言故今之君子莫能行禮也

案是時哀公加賦屢戰且多內嬖故孔子言此以正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此言人道以政為大也德猶福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之道誰為大孔子愀然愀動變色而對曰君之有問而及此言也是百姓之福也固臣豈敢無辭而對惟人道在乎自治以治人故以政為大案君者民之表也人君能以正率先天下乃無負乎君與師之責矣故以為人道之大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此言三綱為為政之本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為政孔子對曰政者無所不正之謂也而主政者君君為正則百姓亦

從政而無不正矣君之所為乃百姓之所從也若君所不為百姓其何從之有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本不外於人倫故夫婦有內外之位而主於別父子有慈孝之恩而主於親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主於嚴三者既正則庶物從之而正矣公曰寡人雖無所比似也願聞所以行此三言之道果可得聞乎輔氏廣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易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三綱之序

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此言禮以大昏為重也孔子對曰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者以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則欲其有節而禮

為大所以治禮則本於心而敬為大敬之至矣則莫如大昏為大敬如大昏可謂至矣大昏既至雖天子諸侯之尊必冕服而親迎者是躬親之也躬親之也者所以致其親之之意也是故君子冕而親迎其與起敬心者乃以為親若舍敬則是遺其親也弗愛則無以合好而弗親弗敬則無以章别而弗正愛與敬其為政之本與案兩親之句輔氏廣謂上是躬親下是親愛躬親便是敬考家語作親迎也者敬之也輔

氏說可從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此申言昏禮之重也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公曰寡人於此抑猶願有言然君必冕而親迎於禮不太重乎孔子復愀然作色而對曰大昏所

以合二姓之好以繼續先聖之後以為祭天地宗廟社稷之內主所繫如此君何謂冕而親迎之為已重乎公曰惟寡人實固陋若不固陋則將不以此為問亦安所得聞此言也寡人欲更端再問而不得其辭願子之略有以進教我焉綮朱子曰天地蓋兼天子而言孔氏疏則謂魯得郊天故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此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極言以進之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孔子曰天地不合則萬物不生大昏者所以傳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冕而親迎之為已重焉孔子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曰將內之以治宗廟之禮則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而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將外之以治直言之禮則君與夫

人正名以出號令而足以立上下之敬由是事之廢墜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者足以興之此為政所以必先夫婦之禮而此禮其政之本與是時哀公志欲興魯故孔子言政之本於禮而欲其知所務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

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此廣言為政之道而推本於敬身也愾猶至也孔子又自推廣言之曰昔三代明王之政所由必謹大昏重冠禮敬其妻與子也固自有道妻也者所以奉粢盛乃親之主也而敢不敬與子也者所以承宗祀乃親之後也而敢不敬與君子固無所不敬也而尤以

敬身為大身也者受之於親乃親之枝也而敢不敬與若不能敬其身則是傷其親傷其親則是猶木傷其本傷其本則枝無所附必從之而亡且身與子與妃此三者乃百姓之象也敬以感之而莫敢不敬是為由身以及身由子以及子由妻以及妻君果能行此三者則德教至於天下矣此即大王行王政而同民之道也能如此則國家化之而無有不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此言敬身之實也君子以位言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則者動之成法者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敬身孔子對曰君子居高以臨民雖過乎言則民猶以為辭過乎動則民猶以為則君子言不敢過而使之為辭動不敢過而使之為則民乃不待教令之及而自知敬恭如是則能不辱而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不羞而

成其親矣案敬身之道不外於慎言慎動百姓不令
而敬恭乃其效驗所謂以身教者從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
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
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此言成親之本於成身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成親

孔子對曰稱名有為君子也者乃人成德之名也今則言動無過百姓歸之以美名推所自而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亦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又自推廣言之曰古之為政以愛人為大蓋人與吾身本同一氣若不能愛人則必不能自愛而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身之所處者必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心之所存者必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天理既未全盡不能成其身也必矣朱子曰不能有其身

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此言成身之道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成身孔子對曰人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為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案大雅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不過乎物乃所以踐形而盡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此申言樂天之義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而樂之也孔子對曰所貴者蓋為其德之純而不已如日月之東西相從往來而不已也是天道之流行也唯其不已故無有能閉止其久者是天道之變化也惟其能久故無為而物以成是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至於既成而明是天道之垂象於上而

萬古為昭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此因哀公之切問而合天道人道以總結之也惷愚謂蔽於氣質冥謂暗於理煩謂累於事志記也公曰

以寡人之惷愚冥煩雖聞子言而恐其忘怠子盍更以簡切之語謹志於我之心也孔子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對曰仁人盡人道而唯其不過乎物孝子盡子道而唯其不過乎物夫親之全而生即天之全而賦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其事天也如事親於是而一無所虧是故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公曰寡人今既聞此言也固當志之心矣然無奈後日之過乎物而有罪何孔子對曰君之言及此也是

以臣言為不繆將有事於成身而過之務寡蓋即臣之福也蓋天親無二道仁孝無二理愛敬無二心脩身立政無二事聖人之言誠有至約而至該者真氏德秀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張子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子我以是理而我悖之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夫事親如事天乃孝子事而孔子以為仁人者蓋孝之至則仁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三